

上武当山的公交车都是先抵达位于山腰的太子坡;这是几条山间公路的汇合处。太子坡虽然地点适中,却由于地势狭窄,形不成集市,更没有旅舍,要在山上住宿,只能转车去金顶或南岩。我们选择了那附近景点较多的南岩。

南岩有一条顺山势修建,宾馆、商店林立的长街。其中最多的却是专门零售,批发“武当剑”的商店,而且全是锋利的长剑。我的印象中,武当道派的武术是以内功为主,如前人所说的“以静制动”,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名闻天下;也有剑术,剑术又分上、中、下三乘,长剑只能列入下乘;我想买把精巧的短剑作纪念,却遍寻不着。那“匕首飞术”失传了?据说真武帝就是在南岩修行42年得道飞升。

玄帝庙前那副对联:“三三降诞,藏八三代真身,妖魔弥灭; 九九飞升,修

四十余年道果, 宇宙清宁。”就是说的那段历史。

南岩宫的全称是“大圣南岩宫”。最早修建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99年后的1413年,明永乐帝派来30万军民大修武当山各处殿宇时,予以

悬岩上的南岩宫

——武当山行

彭荆风

增修,以后的一百余年间又不断扩建,到明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面积不大的南岩,金碧辉煌的大小殿宇却高达460间。以后屡经战火战乱,如今只存有83间,虽然数量大不如前,因为留存的殿宇构筑独特精巧,仍然引得来观赏、拜谒的人们长久留连忘返。

别处的道观多数是建玄帝庙前那副对联:“三三降诞,藏八三代真身,妖魔弥灭; 九九飞升,修

悬崖边上,正如一副对联中所描述:“仙宫悬石壁;道室插云巅。”殿宇也不是砖木结构,而是梁、柱、门窗、斗拱和殿顶的板瓦都是用青石雕凿而成,只是在构筑成殿阁后加以装饰、彩绘,真是又雄伟又奇

特;虽然历经700余年岁月,饱经风雨雷电的冲击,依旧巍然地与隔着宽阔的云海、几十里外的金顶遥遥相对,从而赢得了“武当山36岩,南岩最美”的赞誉。

除了南岩宫这座构建精巧、巍峨、壮丽的主殿外,那座位于大殿右侧的两仪殿之外、制作于元代的龙头香更是令人惊叹。那是在一大块长地突出于山体之外的巨石上,用镂雕、浮雕、圆雕等技巧,在长达2.9米,宽0.3米的石体上雕凿出两条身上布满云彩、昂然作飞翔状的长龙,龙头上又雕着一座小香炉。

高悬于深涧之上的龙头香,是这样奇特,元、明、清的几百年间,吸引着许多信徒忘了危险从龙脊背上踩过去敬香;龙脊不宽,又凹凸不平,特别是被雨雾浸湿后,很是滑溜,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谷而粉身碎骨。但虔诚的信徒并不就此止步,仍然是“前仆后

继”地往龙头上爬,也不管灵魂与肉体是飞升还是毁灭。直到康熙年间,才有川湖部院总督蔡毓荣立下“禁烧龙头香”碑,并且用石栏杆围起来,冒险烧香的事才逐渐减少。

这龙头香是哪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的杰作?已经不可考。那敢于在高悬于峡谷之上,云雾飘渺间凌空作业、一锤一凿雕刻出这件艺术精品的大无畏精神,却很是令人敬佩。精湛的艺术品都能提升宗教的影响力,金顶、紫霄宫、南岩宫……这些造型独特的殿宇、雕塑,全都如此;这又是道教教义的深湛哲理感召着那些艺术家,愿把自己的全部艺术才华甚至生命贡献给道教,从而使得这武当山不仅是道教圣地,也是艺术精品荟集的宝库。历代以来,亿万의香客和旅游者在感叹这龙头香制作的大胆、别致、精湛,而长久不愿离去时,也是对那无数为武当山众多道观以及亭台楼阁献出了劳动和智慧



名艺术家的衷心崇敬!在武当山的三天逗留,我深感无论是对道教教义的了解、对道教艺术的欣赏、对如诗如画大自然山水的享受都是过于短暂、肤浅。使我在不得不离开时,又有许多依依不舍;但是人世间还是会有许多愿意与武当山生

死相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那样多身着蓝衣白袜、年岁并不大的男女道者,诚心诚意、无怨无悔地进入这武当山的大小道观,青灯黄卷,诵经求道,过得那样肃然、自在;武当山的奇异山水、道教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太强了。

述而篇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行,字面义是三个人一起走路。若按朱熹说“三人同行,其一我也”(《论语集注》),则他人只有两位。其实,三这个数字在古代极有意味,是少与多、量与质的临界点。《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说的最精彩的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三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确数,二加一而已,表示少,如三寸之舌、三三两两;二是概数,表示多,如三人成虎、三夫之言。把“三人行”理解为多人同行,说得通,但据原文语意,孔子强调的是个体,是每一个人。

行,走路。但不必拘泥,泛解为相处、共事、生活,未尝不可。

师,不仅是授课教书的先生,亦是广义的“教人以道者之称也”(《说文》段注)。故无论哪方面成表率、模范者,均可为师。此章之师,就是具备某些长处、优点、能力,而值得孔子学习的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除自己之外的两个人中,“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论语集注》),这是朱熹的说法。然而,彼二人有两善、一善一恶、两恶三种可能,孔子并未预

设前提,且称“必有”,故分析问题需再深入。应该说,任何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都有其或优势,或劣势,或长处,或短处;好人亦有可指摘之点,坏人大多

数亦有可肯定之处,不可简单化、绝对化。所以,如何正确地看待他人,是我们得到的第一点启示。其二,孔子学识渊博,高人一等,名望很大,弟子众多,但他却虚怀若谷。孔子以自己的言行告知天下,人人都要虚心,严格要求自己,适时地把自己摆在学习者的地位。

肯定他人,虚怀若谷,紧接着便是好学,且善于学。先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从他人身上选择善良的言行加以学习。次是“其不善者而改之”,他人不善的言

行也是镜子,反观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不善,若有就改正,若无则“戒之”。即是说,不善亦是教材,反面教材,不善之人亦是教员,反面教员。好学而又善于学的人,可从身外的一切获得有益于自己的养料。如果联系到孔子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篇),那么就会发现孔子的思想是一贯的,不同时

机,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具体说法稍有不同而已。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论语》普及最广的语句之一,几乎人人皆知。作此短文,不过是与读者朋友共同温习一下。



黄山烟云 (中国画) 陈佐凡

小住北卡享悠闲

金秋十月,在美国农村人口最多的州——北卡罗来纳州度过了几天悠闲的日子,北卡的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让我颇为留恋。

下了飞机,从机场驶出,一路上放眼望去,两边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一望无际。刚刚逃离纽约大都市的喧嚣,顿时让人感觉耳聪目明,神清气爽。抵达住处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车灯亮起,只见道路两旁各站着一只小鹿,目光炯炯盯着我们这些异乡客。车驶近了也不躲避,仿佛它们是这里的主人,在充分表达了善意的欢迎后,随着一阵“嚓嚓嚓嚓”的声响跳进了密林深处。

我们居住在一个别墅区。第二天清晨起床后,出门溜达,发现这里位于丘陵地带。小区内地势起伏,绿浪翻滚,整个就是一片森林,没有再次撞见小鹿,松鼠却到处都是。一栋栋漂亮的房屋镶嵌在绿色之中,就像一颗颗珍珠被蜿蜒曲折的车道串起。

不远处,是一片高尔夫球场,草地密实精致,小丘树枝摇曳,池塘水波粼粼,已有小区的居民在球场里忙活,一会儿就能挥杆尽兴了。我惊讶于如此高档的“贵族运动”场地和居民区为邻,后来才了解到,仅北卡州中部地区就有数百个高尔夫球场,北卡州以“高尔夫球运动的乐园”之称扬名美国。

来到北卡,是应大学同学的邀请,搞一次同学聚会。同学聚会年年有,但这次十几个人从中国的上海、银川,加拿大的多伦多,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地来聚会,有的还是毕业31年没见过一面,真是不容易,全靠同学咪咪穿针引线联系安排,大家才集结起来。在游走了美国的大城市、著名景点之后,来到北卡咪咪的家,休息一阵。她说让我们体验一下日常的美国家庭生活,了解社会实况。

在北卡用餐、购物,个人的感受和在美国大城市的经历不一样。

一天,咪咪提议我们前去吃一顿正宗的小美早餐。恰逢周末,餐厅洁净高雅、鲜花处处,有亲朋好友围坐一起,也有老年夫妇相对举杯。至于单个就座的,或铺一份报纸在浏览,或捧着一本书精读,还有是在手提电脑上工作的,没有喧嚣声,更没人把玩手机,空气里弥漫着书香,报香和咖啡香……

一位黑人女招待待见我们七八位进来,忙微笑着迎上前,当她得知大伙想坐一起时,立刻为我们搬椅子,拼桌子,然后轻声介绍菜单,似乎不愿打破这里安静的氛围。我们也入乡随俗,轻声细语,在静谧雅致的氛围中,细细品尝美食。

结账前,女招待询问我们中有没有60岁以上的老人。看大家一脸迷惘,咪咪解释说,这家店对60岁以上老人用餐打八折。我们点一下数,有4人过了60岁。大家暗自庆幸出门前把护照都带上了,可供核对年龄。

未几,结账走人,折扣价算上了,也没见女招待来验护照核对年龄。人家绝对信任你们就是了。

这顿饭,吃的舒畅,小费付得舒服,那位女招待一定也很舒心。我看到,邻桌的一位老者,喝了一杯咖啡,信用卡付的账,临走时,在桌上留下一张美元纸钞,手里还捏了一张,塞给收银员作小费。付小费,应该是对别人提供服务表示尊重吧。



《梅圣俞诗集序》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穷而后工”,灼见!数历来诗人,确实“少达而多穷”。不必探求其原因,然仕途畅达的显贵之士原不能体察下民,当然也就难以写出好诗。

梅圣俞的诗好,因为道出了自身的遭遇;梅不得志,而又“乐于诗而发之”。自然,这样的诗,断非主上所喜欢,亦不能为达官赞赏。但我更爱读梅的文。欧阳谓“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难能可贵的就在于这“不求苟说于世”。

纵观当今文坛,独少这类文章,慨乎?

《送杨真序》

欧阳有“幽忧之疾”,因“不能治”,遂学琴于孙道滋。琴之技“小矣”,然而却能治心疾,何也?因为琴能道湮郁,写幽思。杨真也是不得志者,欧阳说他“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一语道破了琴心。

其实,欧阳虽为杨真鸣不平,又何尝不是抒写自己的“幽忧”?同病相怜,同气相求,故其《序》得以直叙心曲,文章之道于中可窥消息。

然我之有感于此文,虽未必源于“幽忧”,而今之杨真实在颇多,只是不解于琴,也无缘得遇若孙道滋者,嗟乎!

读欧阳修二序

——名著浅读之一

躲 斋

提起邵滨孙,沪剧观众亲切地称他“邵老牌”。2007年8月他因病去世,数以千计的普通市民冒着酷暑自发地赶来与这位前辈沪剧表演艺术家告别,很多人潸然泪下,场面极为感人。

邵滨孙生于1919年,幼年不幸丧母,随父亲来到上海,父亲是识字不多的裁缝,平时节俭吝啬供他上学,并给他取名邵念慈,以纪念他亡故的母亲。由于母亲去世早,他从小比较懂事,读书也很用功。平时在读书之余,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京戏和文明戏。小学毕业后,迫于生计,只身来到打浦桥附近的一家小裁缝铺学艺,当起了小裁缝。这个小裁缝并不甘于整天量体裁衣的刻板生活,每月仅有的月规钱都花在看戏上。无论脚踏缝纫机,还是手拿小熨斗,他都会哼起西皮流水来,老板和顾客都叫他“小戏迷”。

这个小裁缝白天干活,晚上做着当演员的梦。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文月社筱文滨和筱月珍的申曲《陆雅臣卖娘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投身于申曲班社,实现登台表演的愿望。1935年16岁的邵滨孙正式拜筱文滨为师,开始了他六十余年的舞台生涯。

当时文月社在申曲界是很受观众欢迎的表演团体,不仅跑场子,还经常唱堂会。忙的时候,要从下午唱到第二天早晨。频繁的演出,为青少年时代的邵滨孙提供了很多学

习和锻炼的机会。他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就走会了敲板、跑龙套、起角色、演配角的路程,开始成为文滨剧团的主要演员,逐渐挑起了舞台演出的大梁。邵滨孙的名字,是在初露头角时起的艺名。因为他的老师筱文滨出自本滩著名艺人邵文滨门下,算起来他是邵文滨的徒孙辈,所以取名邵滨孙。

使他一举成名的是时装剧《贤惠媳妇》。邵滨孙第一次在台上挑大梁,演主角小儿

邵滨孙:小裁缝变大明星

褚伯承

子。他演来松弛自然,非常成功。再加上有筱文滨、筱月珍、杨月英和凌爱珍同台演出,阵容坚强,卖座极好,久演不衰。电影公司决定把这个戏搬上银幕。导演非常欣赏邵滨孙的表演,仍邀他演男主角。这是有史以来申曲第一次拍电影。当时在南京路做了巨幅广告,身穿西装的邵滨孙全身照十分引人注目。影片放映时电影院车马为之堵塞。邵滨孙的名字从此在观众中传开了。

这以后邵滨孙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四十年代他主演的沪剧《恨海难填》拍成同名电影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拍摄成电影,人们又从

银幕上看到了他扮演的老封建村长和工运领袖。电影不仅使邵滨孙声名鹊起,也使他在演剧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努力从话剧和电影中寻找新的题材,先后演出了《大雷雨》《大地回春》和《灯红酒绿夜归人》等根据话剧电影改编的时装新剧目。

他还把目光投向京剧,觉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京剧也可作为沪剧提供丰富的艺术养料。1943年24岁的邵滨孙经著名京剧演员高百岁的引荐,正式投贴拜周信芳为师,成为周信芳唯一的沪剧弟子。他亲聆老师的教诲,在学习麒派艺术的过程中,邵滨孙由开始单纯摹仿,到之后的逐渐领悟,把麒派艺术潜移默化地融入自己的沪剧表演。

他的唱腔也由原来温文儒雅、富有书卷气的文派,逐渐向刚柔相济、苍劲激越、板式清晰、节奏感强的风格演变。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中,他借用麒派发声,创新设计了“四四调”。在《星星之火》“启发杨桂英”里,他揉合麒派特点,使唱腔显得感情激荡,铿锵有力,突出了工人领袖刘英的感人形象。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邵滨孙创造的以高昂苍劲唱腔和浑厚豪放表演为特色的沪剧邵派艺

术,流传至今,影响甚广。沪剧《日出》使马莉莉开始了从本色演员向性格演员跨越的冲刺。

十日谈

沪剧春秋